

一种关注

# 与网文、影视剧携手“出圈” 电子竞技IP已逐渐形成消费数据库

尹一伊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目前正在上海如火如荼地进行,电竞的魅力又一次席卷全球。事实上,随着电子游戏与电子竞技产业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电竞”已经不再是专属于游戏玩家或电竞观众的亚文化狂欢领域,而是演变为在广义大众娱乐圈内逐渐“出圈”的资本新宠。在网络文学领域,电子竞技成为新晋的热门创作标签。在通常被认为是男频网文平台代表的网络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上,“电子竞技”标签下的网文作品接近五万部。而在以言情为主打类型的晋江文学城上,“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相关的网文作品也超过两万部。近年来,以电竞为题材的各类电视剧、网络剧也纷纷上线,其中不乏《全职高手》《亲爱的,热爱的》《穿越火线》等“爆款”产品。

可以说,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当下电子竞技产业的重心已不再局限在竞技项目的经营和运作,更在于围绕电子竞技IP的跨媒介、跨文本开发。资本布局中,网络文学、影视剧和体育竞技各领域的文化和实践话语被互相借鉴、挪用,游戏的“酷”、竞技的“燃”、言情文学的“情”等多样元素,形成了以电竞IP为中心的青年文化“消费数据库”。

## 电竞IP的形成 与转型:从《全职高手》说起

在中国大陆,最早“广泛出圈”的电竞题材网络文学恐怕是由作者蝴蝶蓝创作的长篇小说《全职高手》。《全职高手》从2011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2014年正式完结,完结后陆续推出了小说番外、广播剧、动画番剧、大电影、影视剧等衍生或改编作品,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作者蝴蝶蓝在《全职高手》之前的上一部长篇小说《近战法师》同样取材自网络游戏,与《全职高手》一样以DNF(《地下城与勇士》)为原型游戏。然而,《全职高手》在角色和情节设置上跳出了网游的范畴,涉及了职业竞技、俱乐部运营等话题,因此被认为是许多青少年的“电竞IP启蒙作”。

《全职高手》在2013年前后走红,而现实中的“电子竞技”在当时正处于刚刚萌芽、即将面临产业转型的时期。2012年,WE战队在IPL5为中国战队赢得了英雄联盟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中国大陸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PL)则在2013年第一次正式举办。尽管从未得到作者证实,但“《全职高手》的主角叶修以WE战队的sky李晓峰选手为原型”的江湖传闻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得到广泛流传,甚至因此为LPL输送了第一批“圈外”观众。当时IG战队的著名职业选手“笑笑”,也曾是一位出色的DNF职业选手。甚至连小说中“预言”的全息化、景观化的电子竞技现场,也在2015年前后第一次在专业体育场馆中实现,在2017年的全息“飞龙”赛场景观中达到巅峰。对于《全职高手》的读者而言,小说为他们建构了一个燃、酷,又充满友谊温情的电子竞技行业,而现实中的电子竞技恰恰在自身高速的发展中,与小说世界发生了化学反应。可以说,网络文学《全职高手》与电子竞技产业在当时就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互渗透,而实际竞技中的种种“情感”元素对于游戏玩家之外的观众具有天然吸引力。

受众对电竞网文与电子竞技的消费模式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相似的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非玩家”受众的增加。跨媒介产销的结合和积极文化消费的现象。例如,《全职高手》虽然起初在以“男频文”为主的“起点中文网”开始连载,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明确的从“男性向”向“女性向”的转变过程,其人物关系的设计本应延续《近战法师》,着重描写男主角因游戏内外的出众表现而吸引身边多个女性角色,但在中后期却明显转向描写男主角与队友、对手之间的感情羁绊,恋爱关系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消失,其主要读者也明显由男性向女性观众倾斜。几乎同步,电子竞技在2015年左右迎来了产业转型,通过竞技神话叙事、明星选手的形象打造、“队伍情怀”等策略吸引了一大批“非玩家粉丝”。尽管遭到诟病,但包括“选手颜值”“冠军粉”在内的粉丝群体,不可避免指向了电竞观众的多元化和娱乐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于网文还是电竞产业本身,二者的转变过程都极其依赖这些非玩家粉丝的消费能力和二次创作。最终让电竞“出圈”的种种元素,正

是通过这些“产消合一”式的文化创作不断提炼、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令大众乐于消费的“电竞IP数据库”。

## 电竞IP数据库为 创作提供灵感也促进了文化消费

日本学者东浩纪曾针对日本二次元文化消费的现状提出“数据库消费”的概念,意指后现代日本社会中,个体通过对数据库元素的提取与消费,完成对宏大叙事的离心式再现。在媒介融合和数字媒体时代,“数据库”又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由数据的搜集和迭代而推动发展的元素仓库。国内的文化研究者林品指出,网生代消费者往往通过文化消费和二次创作,自行扩充亚文化数据库并对其进行消费。从产业层面上说,“数据库”不仅为青少年的日常文化消费提供“萌元素”和素材,同时也为创作和生产方提供创作了线索和提示。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粉丝长期的消费习惯和创作主题在媒介的记录下成为数据,提炼出供给市场参考的创作要素,成为媒介文本创作的“命门”。在电子竞技相关的网络文学和影视剧中,不仅出现了从电竞赛场演化出的“燃”“酷”元素,也综合了传统言情“霸总”“甜宠”元素。很多时候,这些话语元素在现实的电竞领域或言情创作领域内相互冲突、并不相容,却能够在电竞IP作品中得到充分融合。

正在举行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上,每场赛前宣传片的开头总是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宣言:“你永远不知道世界赛场上会发生什么”(You never know what would happen at Worlds)。这句宣传词准确地概括了电子竞技的魅力,即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的不确定性。

在电竞赛场上,不确定性为观众带来感官与心理上的刺激,而在电竞IP改编的作品中,“不确定性”却成为了确定的“创作公式”。从最早的《全职高手》到2020年的《穿越火线》,主人公或是重返巅峰,或是低谷逆袭,几乎走完了从不被看好到爆冷夺冠的规定流程。赛场爆冷的小概率事件,成为了电竞题材网文和影视剧的助“燃”剂。与此同时,对手间的惺惺相惜、队友间的相互磨合与破镜重圆,也成为电竞网文和网络剧的标配。尽管以sky李晓峰为代表的电竞“孤胆英雄”才是中国电子竞技时代真正的开端,但是单人竞技项目几乎从未出现在电竞相关的网络文学或影视剧中。在电竞IP作品中,似乎只有团队竞技才符合竞技题材对热血、友谊的要求。这一现象似乎暗示着,文学和影视作品表达竞技的途径往往并非通过对游戏操作或人技巧比拼的深入描述,而是通过更情感化的叙事途径。这与电竞产业的现状也奇妙地吻合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不需要精通游戏也能成为电竞选手粉丝和电竞比赛观众,竞技之外的情感叙事变得越发重要。

在有关电竞的情感叙事中,爱情是相对复杂的一个“例外”。一方面,不苟言笑的电竞大神往往是“霸总”“甜宠”的最佳素材。电竞网文《蜜汁炖鱿鱼》及其改编的电视剧作品《亲爱的,热爱的》也因此受到关注。小说《你微笑时很美》也因塑造了帅气冷酷的男选手与古灵精怪的女选手之间的爱情而斩获粉丝,并即将拍摄为影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等作品中也不乏电竞选手与电竞解说之间的感情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游戏技能和竞技成绩被建构为一种社会资本,成为角色“霸道”“炫酷”的底气,从而形成了电竞题材与“甜宠”等言情类型相融合的基础。但在另一方面,选手的“爱情”在现实中的电子竞技产业中依然相当敏感。尤其对于成绩不佳的选手而言,恋爱几乎是粉丝口中的“原罪”。爱情对竞技实力与状态的实际影响,在网文和影视剧中隐形了,却在现实电竞环境中被贬义地称为“风花雪月”。与之类似,电子竞技选手现实面对的残酷竞争、伤病、过载且不合理的训练时间、以及俱乐部内部的权力结构,几乎也在网络文学与影视剧中被忽略或浪漫化。

“电子竞技IP数据库”的逐步形成,一方面丰富了电子竞技文化元素与消费元素,使其面对的受众、对话的文化都更加多元,也为网络文学与影视剧创作提供了新鲜的题材和创作灵感;另一方面,情感消费倾向也掩盖了电子竞技产业面对的部分现实问题,为观众建构了过于浪漫的电子竞技图景,也变相加速了电竞选手的明星化与电子竞技娱乐化的进程,其中不乏隐患。在欢呼电子竞技“出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审视这条“出圈之路”上隐含的假象与危险。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



▲电视剧《穿越火线》海报(局部)

当代作家评论

## 再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回旋的洪流

南帆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自问世以来,持续升温,不断引发圈内外的关注。在当代长篇小说题材中,悬念与奇幻,谍战与科幻成为多数人的期待,而《云中记》翩然而至,以浩大的抒情,吟咏出一曲悠长、浑朴而醇厚的挽歌,标示着阿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高度,也是当代长篇小说中抒情类作品的新高度。本版约请评论家南帆专文评述。

——编者

按照阿来的说法,《云中记》的写作如同一个埋伏多时的奇兵骤然降临,不由分说地挤走了书桌的另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云中记》强烈的抒情气质仿佛证实了这种按捺不住的迫切,阿来身上浮现出一个吟诗人的形象。这并非隐喻:阿来的第一个文学身份即是诗人。

相对于接近30万字的篇幅,《云中记》讲述了一个单纯的故事: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不仅夺走云中村的近百条生命,而且迫使整个村庄迁移。地震改变了地质结构,半山腰的云中村成为悬挂在陡峭江岸上的一个滑坡地带,迟早要落入滔滔江流。然而,如同听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召唤,那个叫作阿巴的祭司固执地返回云中村,独自居住于废墟之间,祭拜山神,安抚亡灵,耐心地等待天崩地裂的那一刻与云中村一起消失。没有巨大的悬念,没有奇迹,推心泣血的悲哀正在淡隐,激烈的戏剧性波澜一晃而过,但是,故事的内在压力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抒情成分的持续积聚造就了内在压力,单纯的故事愈来愈饱满。《云中记》的第一句是情节的闸门缓缓开启:“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汗水淋漓的马匹与祭司的孤独之旅。

然而,回忆的骤然涌现迅速淹没了后续的情节:白花的忍冬灌木丛、濒死的老柏树和牲口的浓烈味道,震撼的大地和遥不可及的雪峰。于是,从容地讲述膨胀起来,抒情的特殊音调开始侵入,另一节奏悠然显现。《云中记》之中的抒情节奏萦绕不去,如泣如诉。没有这种节奏的带动,几乎无法深入这一部小说。

《云中记》是不是把这个单纯的故事拆开,讲述了好几遍?人们很快察觉,许多片断反复出现在文本之中,两遍、三遍甚至四遍;一些情节仿佛包含神秘的呼应:阿巴父亲在一次爆破事故之中跌落江中,尸骨无存,阿巴的最终归宿也是葬身江底,无影无踪;云中村的水电站预演了一次小型的滑坡,偌大的云中村终于在另一次滑坡之中一泻而空,不复存在;云中村大限到来之前,阿巴甚至也预演了一次自己的葬礼——担任乡长的外甥扮演送葬的祭司。反复和呼应并非情节的补救,而是复沓。这是诗的修辞术,是古老的“声应永,律和声”和“赋、比、兴”。相似的韵脚、相似的节奏与相似的意象重复吟唱,如歌的行板,忧伤、悲苦和思念在不断的回荡之中愈来愈强烈,终于成为回旋的洪流。通常的悬念借助未知制造谜团,让人欲罢不能;复沓与重复吟唱是已知:已知死者不能复生,已知云中村的废墟空无一人,已知这个滑坡终将落入江流,阿巴终将一去不返,然而,人们身陷复沓的旋律而无法自拔。《云中记》是一曲悠长的挽歌,浑朴而醇厚。

对于当代的长篇小说而言,抒情气质渐行渐远。悬念与奇幻是多数人的期待。身陷庸常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武侠的除暴安良,总裁的霸道恋情或者眼花缭乱官斗争宠不啻于令人快慰的传奇。一些作家擅长捕捉富于质感的日常细节或者微妙的内心波纹,继而在针尖一般的地盘展开丝丝入扣的勾心斗角。城市是一个有限的容器,那些穿梭于街道与大楼之间的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规划他们的生存策略,抒情通常被深谋远虑的盘算视为过时的多余之物;如果辐辏,必较

无法满足宏大而开阔的志趣,那么,“烧脑”的谍战或者科幻可以消耗富余的心智。还有许多人忙忙碌碌,没有心情与厚厚的一册文字周旋,这时,抖音或者快手有助于及时补充视觉食粮。总之,一个世俗气氛如此强大的文化季节,《云中记》翩然而至,并且带来了久违的抒情气质。

云中村并非遭受遗忘的世外桃源,科学、技术、机械、时尚文化始终在按部就班地覆盖这个角落。云中村隐藏了两套此起彼伏的代码体系:现代性代码与传统代码。水电站来了,电来了,拖拉机来了,摩托车来了,形形色色的科学术语来了,手机以及信号发射塔也来了。云中村同时纳入规定的行政体制管辖,乡长仁钦是云中村的子弟,完善的教育机构是他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如同许多偏远的村落,现代性代码愈来愈密集的同时,传统代码逐渐瓦解、凋零、遭受遗弃,种种古老的民俗、传说或者来自深山老林的动物消失了。传说之中的矮脚人和攀到花椒树上吃果实的熊消失了,森林之中的鹿消失了,鬼魂消失了,庙宇、喇嘛和祭司消失了,甚至每个人身上云中村独有的气味也消失了。文明意象一天比一天繁复,自然、传统以及众多神祇逐渐退隐,这是一个村庄的正常演变——如果不是地震意外地打断了这种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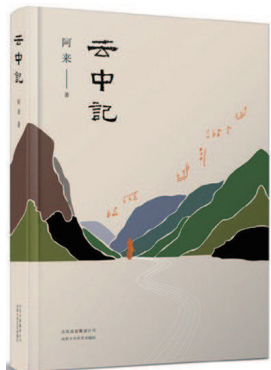
猝不及防——云中村几乎无法接受这种意外。山神抛弃他们了吗?山神不想再要抱在怀里的这一块土地了吗?然而,正如《云中记》的题词所言:“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地震是天地之间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一个不得不承受的事实。伤心地流了一阵泪水之后,云中村接受了那些地质学家的结论,搬迁到平原上遥远的另一个村庄。阿巴宽容地解释说,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也得有机会伸一伸腿。崩塌的山并未消失,而是成为另一种样子。尽管如此,巨大的变故同时唤醒了阿巴:他重新意识到一个辽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社会,而且包括传说中的山神和鬼魂。阿巴的家族祖辈担任云中村的祭司,祭拜山神与安抚鬼魂是祭司

无可推卸的使命。阿巴偏强地与担任乡长的外甥反复争辩:乡长管的是活着的乡亲,祭司负责的是死人的世界。他将自己划归于传统、自然与神祇统辖的阵营。祭司与科学技术格格不入。担任爆破手的时候,阿巴的父亲死于炸药;担任掌管云中村的电工时,阿巴和水电站一起摔到江里。祭司从属另一种文化。阿巴的漫长失忆犹如穿过漫长的精神隧道,摆脱失忆是回归家族,领取世代承传的祭司身份。

阿巴牵上两匹马回到云中村的废墟,主持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他的心目中,再也没有比这种对话更为庄严的主题了。祭拜山神,抚慰每一家的逝者遗留在村庄里的魂魄,独自一人,然而“小清新”,不是滚滚红尘之中的思念或者失恋,而是生者对于逝者的不尽缅怀。这种缅怀由于固定的仪式而绵延长存。这是浩大的抒情。这种视野之中,世俗的恩怨以及种种机巧盘算无足轻重。除了固执地维持祭司的权力,阿巴开始宽大地对待周围的一切。吝啬,贪财,小虚荣,自以为是的官僚习气,好勇斗狠的暴力,这些缺陷无非人类躯体的小小疤痕。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返魂归真,还有什么信念不可抛弃?如果云中村注定要消失,阿巴愿意随之而去。他没有牺牲的神圣之感,而是理所当然地重返大地。

《云中记》存在的真正悬念是阿巴的内心疑惑:究竟有没有鬼魂?无论如何,阿巴并未在云中村的废墟与任何鬼魂相遇。奇迹并未出现,没有魔幻之域的证明。祭拜是向另一个世界发出呼唤,但是,阿巴没有听到回音。自始至终,此岸的一切清晰如常。这甚至让他感到隐隐的失望。阿来存在相似的失望吗?阿来曾经表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解构、反讽、荒诞已经放逐了神性。《云中记》力图恢复崇高与伟大,但是,阿来并未寄望于宗教观念,而是塑造了云中村一个一意孤行的祭司。这个人物让人觉得,相信神祇之后的所作所为比神祇是否真正存在更重要。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云中记》阿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